



工装秀

“我们的工装不仅时尚，而且防静电，最主要的是面料柔软，干活特方便。”3月30日16时05分，刚交完班的抚顺石化公司炼化厂生产分厂外操工许婷婷拉起工友李铁，在现场摆了个“时尚造型”。去年该公司统一更换新款工作服，事先把设计图在微信公众号里发布，员工投票选择款式，最后时尚的牛仔款式工装脱颖而出。

王秋摄

穿在身上的“企业史”

杨 军 刘李楠

冀东油田成立初期，物资匮乏，资源紧张，当时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工作服。一身经典的军大衣，便成为那个艰苦年代的工装。穿上这种衣服，暖和、抗风，但是很笨重。老一辈石油人穿着它艰苦奋斗，发扬“钉钉子”精神，干出了“我为祖国献石油”的豪迈。

上世纪80年代，传统的石油人工装大多数以暗色调为主，版型也是较为宽松的，很多年轻人穿上工装后马上变成了“大叔、大婶”。

上世纪90年代初，牛仔布面料风靡全球。因为耐脏、耐磨，石油人的工装也追随着时代的脚步换上了牛仔布。可是它又硬又厚，清洗较困难，而且到了夏季，穿着太热，于是工作服厂家不得不去寻找一种更加合适的面料。

进入21世纪，企业日益重视工装在促进安全生产、展示企业形象方面的积极作用。现在，石油人的工装不仅统一了颜色，印上了企业标志，还缝制了反光条，并具有防静电功能。

对于目前的工装，冀东油田油气集输公司员工王明明建议：“后勤员工如果夏季有短袖工装就更好了。”一位女工则表示：“现在的工服穿起来有点肥大，对于女同志来说，缺少那么一点美感，要是更合身些就好了。”

成立30年来，冀东油田在发展的同时，职工的工装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追求耐穿耐脏到希望舒适美观，从单位提供的基本劳保用品到借此展示企业形象，一款款工装见证着企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

有32年工龄的老火车司机亲历从“不想穿”到“可以穿”、再到“喜欢穿”工装的变化

从“油包”到“靓装”

冯原平

我是一名有着32年工龄的老火车司机，亲历了从“不想穿”到“可以穿”、再到“喜欢穿”工装的变化。

1985年，我经过考试进入大同机务段，从给火车头添煤的小司炉干起。单位发给我们的工装是用厚厚的天蓝色劳动布做成的，特点是结实耐用，但只有大、中、小三种型号，穿着不是大就是小，不是长就是短。司机们领工作服时一般都领大号的，干起活来不那么局促，但也不够利索。

那时，正逢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国家经济快速发展，需要大量的煤炭发电。而我们段担当着原大同矿务局十几个矿的煤运任务，相当辛苦。

一个班12小时就要添进炉膛20多吨煤，用去润滑油50多公斤。交班还得把整个机车从里到外、从上到下擦干净，经常累得腰都直不起，所以我的工作服上完一个班就成了粘满煤灰和机油的“油包”了。

在父亲的描述里，沙漠腹地的油田似乎成了世上最美好的地方，红工衣则成了那美好伸手可及的物证

工装里盛着父亲的希望

江 杰 张 磊

3月26日深夜，西北油田供电管理中心供电队运行班的张曙光接到亲戚的电话，问他能不能在油田上找个个工作。这样的电话，几年来，过不了多久他就会接到一个。

记得刚参加工作的那年春节，因为要搭老乡的顺风车，还在巡线的张曙光直接从沙漠里坐上车回家了。身穿鲜艳的红工装，脚踏长统沙漠靴的他回到家门口，引来了一群乡亲围观。他看到人群簇拥中的父亲，笑得两眼发亮，在他印象里，好像这是父亲第一次站在人群的中心。

吃过晚饭，娘去灶间收拾，父子俩坐着闲聊。父亲问：“你这身衣服是公家发的呀？”

“是工作服，到了单位大家都穿它。这次没来得及回基地换衣服，直接穿着工装就回来了。”

父亲关切地问：“冷不冷？看着这么薄。”他告诉父亲，这衣服是专家专门设计在严寒天气里施工穿的，里边是鸭绒芯，又轻又保暖。身上还有发光条，夜晚灯光一照，能反光，司机能看清。还有臂上的口袋装记录本和笔，胸前小口袋装工卡，工卡上边有照片……

“油田真好，管吃管住，还发好衣裳。”父亲听得似懂非懂，却深信走出黄土塬的儿子，是掉到了“福窝子”里。

那个春节，左邻右舍，亲朋好友，来拜年的人络绎不绝。大家坐在炕上拉家常，问东问西，对张曙光工作的油田充满了好奇和羡慕。他发现，父亲总是悄悄地在一旁听得很认真。那些天出门遇上熟人，父亲一张口就是“曙光他们油田”，直说到对方连连称赞，父亲仍然意犹未尽。

在父亲的描述里，沙漠腹地的西北油田似乎成了世上最美好的地方，而曙光的红工衣，成了那美好伸手可及的物证。

父亲这辈子不容易。娘因为身体不好，很少下地，家里地里全靠父亲一个人。曙光和妹妹上学后，父亲也跟人到城里建筑工地上打工，不料腿中了寒气，瘸了好多年，都舍不得看医生。

有一次，父亲骑车20多公里，驮了40公斤面粉到镇上给上中学的曙光交伙食。正是中午，让父亲在学校吃饭，父亲说不饿，要赶回去吃。他让父亲等一下，飞快地跑到食堂，买了两个馒头。等他气喘吁吁地赶回学校大门口时，父亲已经把面袋交给门卫，走了。

从小，张曙光都要求自己刻苦努力，积极向上。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能让父亲高兴，给父亲苦多甜少的人生添些糖分。

后来他上了大学，再后来他又到油田上班，每个月都寄钱给家里，全村人都说父亲有个本事大的儿子，算是熬出头了。

当有的同事抱怨沙漠的艰苦和孤独，甚至脱下工装辞职时，他一点都没动摇过。因为他知道，同事们感受到的平常，甚至抱怨的困难，却是父亲用一生努力换来的希望。

父亲通过他，圆了走出黄土塬的梦。他知道自己已是父亲的骄傲，他愿意一直穿着这身红工衣，像霞光照亮父亲的天空。



蔡贵萍摄

选择新工装时不单单考虑保暖、耐磨、轻便、多功能,更偏重它的安全设计

小口袋装着大安全

袋大,装个扳手、老虎钳也方便,咱们是工人,就得弄个大口袋,能多装东西,实用。”

当这个问题从班组反映到公司时，有关负责人却说，在选择新工装时不单单考虑保暖、耐磨、轻便、多功能，更偏重它的安全设计。

“以往的蓝工装虽然口袋大，便于携带各种工具和个人用品，但这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该负责人说，在“磕磕碰碰就是伤”的生

产现场，口袋里装工具、手机、香烟本来就不允许。如果有人在塔基下掏出手机看了那么一眼，在禁火区掏出打火机点了根烟，或者作业时不慎把工具掉入机器内，都有可能引发事故。

对于基层钻工来讲，一件好的工装是保证安全生产的第一道防线。眼下，钻工的工装已经更新到第四代，但是再怎么变，“安全第一”的设计理念不能变。

他们入乡随俗,因地制宜,改变了工装,赢得了尊重

“走出去”后的变与不变

朱玉琳

从天南地北到异域他乡，中国石油管道局工程有限公司第四分公司的管道建设者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构筑着地下油气能源大动脉。经常被油泥浸染的工装不仅书写着管道人的艰辛，也成为他们的一张名片。

红色是中国人非常喜爱的颜色，代表着喜庆、热闹与祥和。但在一些穆斯林国家，红色却是他们忌讳的颜色。2009年，为加紧西非石油能源通道建设，管道人把管道修到了乍得，而红色就是乍得的禁忌色。为此，管道人的工装由红色改成了蓝色。

在乍得，为带动管道建设沿线社会经济发展，当地员工超过了用工总人数的60%。很多当地的年轻人，由于中国管道人的到来，学到了技术，有了相对稳定的收入。已经走上项目管理岗位的当地青年哈德说：“中国人改变了我的生活，我永远会记得有群蓝衣人人为我们带来了外面世界的新鲜，也为我们架起了

通向幸福生活的管道。”

走进非洲的管道人，改变了工装的颜色，不变的是他们促进所到地区和谐发展的初心。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逐步推进，第四分公司将东南亚地区作为国际市场的新突破口，不断探寻新的发展空间。自2012年至今，缅甸、泰国、沙特等国的项目纷纷开工建设，而红色在这些国家同样为敏感色。

为尊重当地人宗教信仰，并适应东南亚地区高温酷暑环境，管道人的工装由红色变为灰色。同时，安全帽的颜色也由红色改为黄色。主动改变工装颜色给泰国业主留下了良好印象，而管道人在泰国北部总计600余公里的管线建设中展现的“中国速度”与“中国品质”也让对方刮目相看。

走进东南亚的管道人，改变了工装的颜色，不变的是他们对待工程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态度。

走出国门的管道人，入乡随俗，因地制宜，改变了工装，赢得了尊重。



身穿蓝工装的乍得工人。 袁申明摄

“再过几年我就退休了,留着它们,也算是个纪念”

工装“变脸”记

夏 忠

“李师傅，你从哪捡来这么多旧衣服啊？你的工作服不够穿吗？”3月26日午休时，安徽电建一公司起重六班的李吉鹏从衣帽柜里拿工作服，班组新进的学员无意中看见他柜子里放着五颜六色的旧衣服，好奇地问道。

“不是捡来的，都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穿过的。”李吉鹏回答。

“我们的工装经过李师傅多次提意见，才‘变脸’变成现在这样的！”一旁的张师傅插话。

“26年前，我刚到起重班时觉得啥都新鲜，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可是没过几天，就遇到烦心事儿。”李吉鹏从柜子里拿出一件布满“地图”的米色夹克衫，说道，“咱起重工整天跟油污打交道，你再小心，工作服上难免会沾上油污，我穿这浅色的工作服，还不到三天就像染过色似的。”

他用刷子沾上洗洁精，刷了十来遍，再用手搓，当时看干净了，晒干以后就成了“地图”。只好重新刷，晒干以后，“地图”依旧。于是，他就向工会来调研的同志诉苦：“浅色工作服太难洗了！要是颜色深一些就没这么多麻烦。”



上世纪80年代,火车司机开的是蒸汽机车,得添煤加油,上完一个班,工作服就成了粘满煤灰和机油的“油包”。 资料图片